

144-22C2

151553



风流赛义德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著

张甲民 陈中耀 译

44-22C₂



0453378

151553

风流赛义德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著
张甲民 陈中耀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1969年贝鲁特回归出版社第二版译出。

风 流 赛 义 德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 著

张甲民 陈中耀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45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册

*

书号: 10088·902 定价: 0.96元

前 言

译者于1978至1981年在苏丹喀土穆大学进修期间，搜集和研究了塔依卜·萨利赫的主要作品，并将其中《宰因的婚礼》和《风流赛义德》这两部中篇小说译为中文。现在将这两部作品合成一个集子，用《风流赛义德》这个书名和读者见面。

(一)

塔依卜·萨利赫是苏丹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1921年生于苏丹北方夏依基亚部族的一个小农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戈登学院（苏丹独立

后改名为喀土穆大学)，后转入牛津大学。毕业后，在国内当过几年中学教员，后入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长期任该公司阿拉伯语部主任，近几年在卡塔尔新闻部任职。

塔依卜·萨利赫的主要作品除《宰因的婚礼》、《风流赛义德》以外，还有中篇小说《家庭之光》、短篇小说集《瓦德·哈米德棕榈树》等。他的作品一般以苏丹北部农村为背景，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苏丹的社会状况，受到苏丹和阿拉伯读者的推崇，也得到其他许多国家的重视。

(二)

《风流赛义德》是用阿拉伯文学语言写成的，原名《移居北方的时期》，是塔依卜·萨利赫的代表作，1966年9月至12月在《希瓦尔》文学杂志上连载，当即轰动了阿拉伯文坛。此后，作者对原作稍事修改便交贝鲁特回归出版社出版，后又改由埃及新月出版社出版。本集所收的这个译本系根据1969年贝鲁特回归出版社第二版译出。这部作品出版后，阿拉伯文学舆论界和西方

3
报刊、电台曾一再发表评论，一些评论家甚至把它奉为阿拉伯文坛“当代的奇葩”。塔依卜·萨利赫因此一跃而为一位知名的阿拉伯作家。目前这部小说已译成英、德、法、俄、意、日、西等多种文字，行销欧美、日本、拉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仅苏联一国便三度发行此书，销售量达一百万册之多。

(三)

《风流赛义德》是一部以苏丹北方农村和世界大都会伦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原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一个苏丹乡村的无名少年，自幼丧父，只有母亲和他相依为命。进入学校以后，他凭着自己非凡的记忆力，很快就表现得出类拔萃，先后被送到开罗和伦敦深造，二十四岁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在该校担任经济学讲师的职务。就是这么一个天赋过人的青年，却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变得风流不羁，先后招致了几个女性的死亡，因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浪迹各地，最后回到苏丹，在北部一个边远的村镇里

定居下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生活过得很安适，同时也为乡亲们做了一些好事。然而因一次酒后失言念了一首英文诗，被迫讲出身世变故之后，便在那年尼罗河发水的季节里，以跳河自尽，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作品在天南地北的穿插中还愤怒批判了父兄作主的包办婚姻，通过穆斯塔法·赛义德的遗孀哈赛娜被逼改嫁给一个比她大四十岁的老人，以致杀“夫”自尽的故事，鲜血淋漓地控诉了这种罪恶的婚姻制度。

(四)

《宰因的婚礼》这部用文学语言夹杂苏丹北方方言写成的中篇小说是作者的成名作，最早于1964年发表于《希瓦尔》文学杂志五月号与六月号，后由贝鲁特回归出版社出版，并被译成英、德、意等国文字在欧洲发行。译者依据的版本是该出版社1970年发行的第三版。这部作品以苏丹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乡村生活为背景，以非洲——苏丹的风土人情为色调，生动巧妙地表现了苏丹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概述了苏丹独立后

的若干变化，因此出版后也曾得到阿拉伯以致国际文学舆论界的高度评价。苏丹自己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研究苏丹小说、苏丹作家、而且是研究苏丹社会关系、精神状况乃至民族概况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布鲁塞尔电台在1980年的一次阿语节目中甚至说“它是研究苏丹的一部百科全书”。小说辛辣地嘲讽了苏丹乡村的陈旧势力，曲折地批判了社会上存在的落后现象，在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因此科威特艺术家曾将这部小说改编和摄制成同名电影，并在1977年阿拉伯电影节上获得一等奖。

（五）

《宰因的婚礼》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主人公宰因这个发育不良、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展开。这位主人公整天在村里东游西逛，看到谁家姑娘漂亮，就会一见钟情，并且从此到处宣扬他爱上了这位姑娘。在那保守的乡村里，谁家姑娘经他这么一嚷，便会芳名大振，以致远近闻名的乡绅、名流或风流少年闻风而来登门求亲，把她娶走。而这时宰因却毫不动心地去寻找新的目标，

重新开始新一轮爱情故事。开始，家长们很讨厌宰因的这种举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宰因在这个保守的乡村里对于他们已到出阁年龄的女儿具有独到的作用。于是许多做母亲的都一改过去冷漠的态度而百般拢络宰因，好让他有机会结识自己的女儿，然后出去为她们当“喇叭筒”。

宰因这么年复一年地“传播爱情”，不断地让别人去收取他爱情的果实，但是他最后还是以自己的忠厚、善良赢得了堂妹尼阿玛的爱情。并且在走向幸福的过程中，击败了乡里各阶层人们的反对，从而体现了“善人终有善报”的理想结局。

（六）

《风流赛义德》和《宰因的婚礼》不论就故事背景、人物性格，还是就情节发展而言，都可以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作品。但这两部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把它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就是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精神——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通读塔依卜·萨利赫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种感情推动他去

深入剖析苏丹人民生活的纷繁景象，从而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本国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是苏丹人民不幸的根源。作者本人在1972年10月某晚苏丹新闻界组织的塔依卜·萨利赫作品讨论会上回答问题时说，《风流赛义德》（即《移居北方的时期》）中所提的“北方”并不是指苏丹的北方，而是指世界的北方；作者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北方和南方，并描写了由此而生出的种种斗争。这就道出了作者创作这部小说鞭挞殖民主义制度的真正意图。如果说《风流赛义德》这个中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英殖民体系的瓦解的话，那么第二个中篇《宰因的婚礼》则说明了苏丹这块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独立以后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看出塔依卜·萨利赫作品的深刻性。

苏丹是个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个重要成员。过去我们很少读到有关苏丹的文艺作品，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了塔依卜·萨利赫这两部中篇小说，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译者介绍苏丹作家及其作品，以不断增强我国读者对苏丹人民的了解。

目 录

前言·····	1
风流赛义德·····	1
宰因的婚礼·····	201

风流赛义德



诸位先生，我远离家乡数年——确切地说是七年——之后，回到了亲人身边。这七年，我在欧洲学习。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忘掉了不少东西，不过那是题外的事，我就不必细述了。重要的是，我怀着满腔的思亲之情，回到了尼罗河拐弯处的小小村镇，回到了七年之中我朝思暮想的亲人身边。当我和亲人阔别重逢时，那真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当我发现自己真正置身于他们之间，他们簇拥着我，喧闹着，那个高兴劲啊就甭提了。只一会儿，我就感到心田里的冰雪消融了，宛如受冻之人晒到了温暖的阳光。这是一种只有生活在家人之中才能得到的温存，这是我在那个

“连鲸鱼都会冻死”的国度里，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从未得到过的温存。由于我客居异国时经常思念他们，所以他们的音容笑貌对我并无陌生之感。在我与他们重逢的刹那，他们与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层雾幕，但这雾幕很快就消散殆尽了。

翌晨醒来时，我还是睡在从前的那张床上，还是住在我度过了自己不谙世事的童年和少年的那间房子里，它的四壁目睹过当年我对生活的憧憬。我侧耳倾听风声。我以生命起誓，这可是我所熟悉的家乡声音——一种欢快的柔情细语：这是吹过枣椰林的风声，那是掠过麦田的风声，那是斑鸠的咕咕声。透过窗户，我望见了耸立在院子里的那棵枣椰树，意识到生活依旧是美好的。我看着它那挺拔的躯干，想着它那深扎地下的根脉，望着它那绿色羽状枝叶的华盖，心里感到快慰。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根随风飘零的羽毛，而是象那棵枣椰一样，根深叶茂，挺拔向上。

母亲端来热茶。父亲做完礼拜并念诵了祈祷词之后来了。妹妹与两个兄弟也来了。我们围坐一桌饮茶谈天。我们的生活向来如此，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一睁开眼就看到这样的情景。是的，生活是美好的，世俗仍一如既往，没有变

化。

我蓦然想起昨天迎接我的人群中有一张陌生的面孔。我向家人描述着这个人的样子：中等个儿，年纪要莫五十开外，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下巴颏儿刮得溜光，只是嘴上蓄着一撮比本地男子稍小一点儿的胡子，这是一个长相很精明的男子汉。我问他们这是谁。

“是穆斯塔法。”父亲回答。

“穆斯塔法是什么人呢？难道他也是一位归返乡里的海外游子？”

“穆斯塔法不是本地人，”父亲说，“他是一个外乡人，五年前来到这里，置办田产，修建房舍，娶马哈茂德的女儿为妻……，关于他的情况，人们知道的还不多。”

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记得抵达家乡那天，每个人都和我畅叙别后之情，只有穆斯塔法沉默不语。人们向我打听欧洲的情况：那儿的人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物价是昂贵还是低廉？人们在冬天都干些什么？听说那边的女子不带面纱，甚至敢公开地和男人跳舞，是吗？……

一大堆问题，我都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

答。

“那里的人是否真的没有婚嫁，而男子尽可与女子私通？”瓦德·利斯问我。

我告诉他们，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外，欧洲人都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根据自己源远流长的风俗习惯，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总的说，欧洲人是很不错的，他们有良好的道德，高尚的品质。

听到这些，他们感到很诧异。

“他们那里有种地的吗？”迈哈竹卜问。

“有，怎么会没有种地的呢？”我说，“他们那里干什么的都有，做工的，行医的，种地的，教书的，跟我们一样。”

说到这里我止住了话头，不想把心里的这些话讲出口：

“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既有生，也有死。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有许多美梦，有的实现了，有的破灭了。他们有对未知世界的惶恐，也有对爱情和家庭温暖的追求。他们当中有的是强者，有的是弱者。生活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施舍过多，对另一些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差别正在缩小，大多数弱者已不再是弱者了。”

这些话我没有告诉迈哈竹卜。他可是个聪明人，要是我对他说了那些话才好哩。然而我却小看了人家，怕他不懂。

“我们真怕你带回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骚婆娘来哩！”宾特·曼吉楚比大婶呵呵地笑着说。

然而穆斯塔法却什么也没有说，他一直默然倾听，偶而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我现在还记得，这是一种含义暧昧而令人莫解的微笑，就象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而旁人不知所云一样。

此后，我就顾不上去想穆斯塔法了。我开始与乡邻恢复交往，并重新接触乡间事物。那几天，我就象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从镜子里照见自己模样的孩童那样，喜形于色。我随时随地都受到了母亲的照料，她常常提醒我：谁家死了人，该上门吊唁；谁家娶了亲，该去登门道贺。道贺、吊唁，吊唁、道贺，为此我走遍了村镇的每个角落。

有一天，我走到河边一棵阿拉伯胶树下，这是我过去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这棵树下，我不知度过了多少童年时光。在这里，我曾投石击水，想入非非，思绪飞到遥远的天边；在这里，我曾倾听水车的咕噜声、人们在田里的吆喝声、牛哞

驴叫声；有时走运，还可以看到上行的或下行的轮船从面前驶过。现在我站在树下向四周观望，亲眼见到了家乡的变化。水车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架在河岸上的抽水泵。每台水泵都可顶替一百架水车的工作，我见到河岸在这水泵面前年复一年地向后退。

这时，我脑海里会闪过一些奇怪的念头。我观察着河岸，看到奔流的河水使有的地方逐渐变窄，有的地方又逐渐变宽，想到生活也正是这样：一手馈赠，一手攫取。也许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实际体会，但我毕竟还是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只不过是放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已。我现在身强力壮，心胸开阔，我应该大力向生活索取自己的权利，应该慷慨地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应该让爱情充溢心田后开花结果。瀛寰之内有多少地方该去走走，有多少果子该去采撷，有多少书籍该去阅读，生命的记事册中有多少空页，该用大胆的笔触在上面填上明白无误的语句。

我望着尼罗河，河水已开始发浑，准是埃塞俄比亚高原上雨水充沛，把泥沙冲下来了。

顺着那些躬身扶犁、弯腰荷锄的老乡望去，满眼是一片平展展的农田，一直伸展到沙漠的边